

日本的民族主义

(一)

灰心丧气是一种最坏的束缚，它使人们绝望地套上丧失自信的枷锁。有人不无理由地一再告诉我们，亚洲生活在过去——它像一座壮观的陵墓，力图以它的全部富丽堂皇使死者永垂不朽。据说，亚洲永远不能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它的面孔不可避免地转向后面。我们接受这种谴责，并且相信它。我知道，我国受过教育的居民中的一大部分人，对于谴责我们的耻辱，逐渐感到厌烦，力图用一切自欺的办法将耻辱变为可以吹嘘的事情。然而吹嘘不过是一种戴上假面具的耻辱，它并不真正相信自己。

当情况依然如此，而我们在亚洲使自己着迷一样地相信没有任何可能两样的时候，日本从迷梦中站起，以巨大的步伐抛开几个世纪的无所作为，以最先进的成就赶上了现在的时代。这就打破了我们多年来象着迷似的麻木不仁状态，我们一直把它看作生活在某些地理区域内的某些种族的常态。我们忘记了在亚洲建立过伟大的王国，有过繁荣的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并且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摇篮。因此，不能说亚洲的土壤和气候有什么天生的东西会产生智力上的无能，并使推动人们前进的才能变得萎缩。多少世纪以来，当西方在黑暗中沉睡的时候，我们就在东方高高举起文明的火炬，而这从来不是思想懒惰或见识狭隘的标记。

随后黑暗降临到亚洲所有国土。时间的潮流似乎立即停了下

来，亚洲不再吃任何新的食物，而以它自己的过去为食物，实际上是以它自己为食物。静止有如死亡，宏大的声音寂静无声，它曾经发出永恒真理的信息，在多少世代里使人类生命免遭玷污，就像大气永远不停息地清除污秽，使地球保持清新那样。

但是当生命失去运动，不再进食，依靠过去的贮藏活下去的时候，它有沉睡和静止时期。这时它变得身体不便，肌肉松弛，并且由于这种麻木状态而容易受到愚弄。在生命的旋律中，休止对于生命的复原是必需的。生命在自身的活动中不断地消耗它自己，燃烧着它所有的燃料。这种浪费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但是常常跟随着一个消极阶段，这时停止一切支出，放弃一切冒险，以有利于休息和缓慢的复原。

脑力的脾性是节约，它爱好形成习惯，并按照常轨活动，这可以使它在每一个步骤都免去重新思索的麻烦。理想一旦形成，就会使脑力变得懒惰。它害怕在新的努力中使自己所得遭遇风险。它将它的所有物禁锢在习惯的堡垒里，以求充分的安全。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禁锢自己，而不能最充分地享用财富。这是吝啬。活理想不应当失去同发展着和变化着的生命的接触。它们的真正自由并不存在于安全的疆界之内，而在冒险的大道上，在那充满新鲜经历的冒险大道上。

一天早晨，全世界突然发现日本在一夜之间冲破它那旧习惯的壁垒，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在这种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的，好象更换一次衣裳，而不象建造一座新的建筑物。在同一时间内，它既显示了成熟的有信心力量，又显示了新生活的那种新的和无限的潜力。令人担心的是，这不过是历史的一种奇特现

象，是时代的一种儿童游戏，是吹起的一种肥皂泡，圆滑多彩，中心空空而无实体。但是日本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力量的突然显露并非一种短命的奇迹，并非时与潮的偶然产物，从默默无闻的底层被抛上来，接着又被卷入茫茫大海。

事实是，日本同时是旧的又是新的。它从东方继承了古老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促使人在自己的内心寻求真正财富和力量；使人在失败和危险面前保持镇定，作出自我牺牲而不计较代价或希图从中得益；使人蔑视死亡，承担作为社会存在的人而应当承担的无数社会义务。总之，现代日本产生于古老的东方，象一朵荷花洒脱开放，同时牢牢扎根于它从中生长出来的泥土深处。

日本，这个古代东方之子，也无所畏惧地为它自己要求一切现代的礼物。它已经显示它的勇敢精神，敢于打破习惯的束缚和惰性思想的无用积累，这种惰性思想是在自身的节俭和自身的锁钥中寻求安全。因此，它已经进入生气勃勃的时代，并且以热情和才能承担现代化文明的责任。

这就鼓舞了亚洲其他地方。我们已经看到生命和力量就蕴藏在我们当中，需要去掉的只是僵死的外壳。我们已经看到在死者当中寻求庇护的是死亡本身，生存只有最大限度地去冒生命的一切危险。

至于我自己，我不能相信日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由于模仿西方。我们不能模仿生命，我们不能长期假装有力量。不，更重要的是，单纯的模仿是软弱的根源。因为它损害我们的真正本性，经常阻挠我们前进。它好像将别人的皮肤附在我们的骨架上，每一动作都会使皮肤和骨骼之间发生不停的磨擦。

科学确确实实不是人类的本性，科学仅仅是知识和训练。了解物质世界的规律，并不能改变你的深奥的人性。你能向别人借来知识，但是你不能借来性格。

然而在我们受教育的最初阶段，我们不能分辨本质与非本质，什么可以转让，什么不可以转让。这有点象原始人相信外界事件那样，具有不可思议的性质，而这种事件是伴随某种真实情况的。我们害怕丢掉一些有价值 and 有效的东西，而把果皮同果仁一起吞下。当我们的贪欲喜欢整个占有的时候，加以消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性的职能，而这才是活的有机体的真正占有。凡是有生命的地方，生命肯定会按照构成生命的需要而决定取舍。活的有机体不会让自身变为自己的食物，它将它的食物变成它的自身。只有这样，它才能茁壮成长，而不是单纯的积累，或放弃自己的个性。

日本从西方输入自己的食品，而不是它的充满活力的本性。日本不能把它自己整个融合到它从西方取得的科学装置中去，并且使自己变成一部仅只是借来的机器。它有它自己的灵魂，必须将灵魂置于一切需要之上。它有能力这样做，消化过程正在进行，它所展示的精力充沛的健康状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殷切希望，日本不要仅仅以它从外国学来的东西为骄傲，永远不要失去它对它自己的灵魂的信心。因为这种骄傲本身就是耻辱，最终会导致贫穷和软弱。这是花花公子的骄傲，他重视他的新头饰，而不那么重视自己的头。

全世界在等着观看这个伟大的东方民族从现代手中接受机会和责任以后准备做什么。如果是单纯照抄西方，那么它唤起的巨大希望将会落空。因为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严重的问题，但

是并未找到圆满的答案。个人和国家之间、劳资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冲突；物质利益的贪欲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民族的有组织的自私自利和人类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冲突；同商业和国家的庞大组织不可分的一切丑恶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与人类要求单纯、美观和完全消闲的天性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需要用一种还没有想象得到的方式使之达于和谐。

我们看到，这个文明的巨大潮流分出无数支流，正使自己支离破碎，枯干致死。我们看到，尽管它大肆宣扬对人类的愛，它自身已经证明它是人类的巨大威胁，而且远远超过了人类早期历史上曾经遭受的那种突然爆发的游牧人的野蛮行为。我们看到，尽管它吹嘘自己爱好自由，它已经产生了比早期社会流行的奴役制度更坏的奴役制度——它的锁链牢不可破，不是因为这种锁链是无形的，就是因为它们僭用自由的名义和自由的外表。我们看到，在它那利欲熏心的迷惑下，人对于使自己伟大的一切英雄的生活理想，完全丧失信心。

因此，你们不能轻松愉快地接受这种现代文明，以及它的全部脾性、方法和结构，并且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你们应当运用你们的东方思想，你们的精神力量，你们对纯真的爱，你们对社会义务的认识，为这部笨重的进步车辆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在它开动时，发出巨大的噪声。它每次运动都要求人的生命和自由作出巨大的牺牲，你们一定要把这种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多少世代以来，你们以你们自己特有的方式感觉、思考和工作，享受和崇拜；而这却不能像旧衣服一样把它扔掉。它存在于你们的血液中，在你们的骨髓中，在你们的肌肉组织中，在你们的脑组织中；它必

然会影响你们着手进行的每一件事情，而你们并不知道，甚至违反你们的意愿。一旦你们解决了人类的问题，达到使你们自己满意的程度，你们就有了你们的生命哲学，并发展了你们自己的生活艺术。你们一定要把这一切应用于当前情况，新的创造而不是单纯的复制，将会从中出现；你们人民的灵魂将拥有这种创造。并且把它作为它对人类福利的献礼，自豪地贡献给全世界。在亚洲所有国家中，只有你们日本这里拥有这样的自由；根据你们的天才和需要，利用你们从西方采集的物资。因此，你们的责任比谁都大，亚洲将用你们的声音回答欧洲向人类提出的问题。在你们国家实验将进行下去，东方将用这些实验改变现代文明的面貌，在有机器的地方注入生命，用人心代替冷漠的功利，不那么重视权力和成功，而重视和谐和富有生气的发展，重视真和美。

我不能不让你们想起那些日子，当时整个东亚从缅甸到日本都用友谊的纽带同印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国家之间唯一的自然纽带。我们之间存在着生动的感情交往，发展了一种神经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交流关于人类最强烈的需要的信息。我们不用互相害怕，我们不必为了互相牵制而武装我们自己；我们的关系不是自私自利、互相探究和互相抢腰包的关系；交流思想和理想，提供并接受最崇高的爱的礼物；没有因为语言和风俗的不同而妨碍我们相互之间心心相印；没有种族骄傲或有形无形的骄傲的优越感损害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艺术和文学在这种团结之心的阳光照耀下生叶开花；属于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和历史的种族，承认最崇高的人类团结和最亲密的爱的联系。我们能否记得，在那些和平和亲善的日子里，在人们为了生命的崇高目的而团结的日子里，你们

的本性为自身贮藏了不朽的芳香，它帮助你们的人民在新的时代获得再生，能够使陈腐的结构得救，并且化为新的年轻的躯体，经过世界上已经见过的最惊人的革命的冲击而不受伤害么？

从欧洲的土壤中产生、正流行于全世界的政治文明，像某种繁殖力很强的野草一样，其基础是排他的。它一直在伺机将异己置于绝境或者把它们消灭。它有着食肉野兽和吃人生番的嗜好，它依靠别国人民的资源养活自己，并且力图吞噬他们的整个未来。它常常惧怕其他种族获得卓越地位，把这种情况叫做危险，竭力阻挠一切伟大事物在它自己疆界以外出现，将软弱的人们的种族压下去，使他们永远软弱。在这种政治文明取得权力，张开它那饥饿的嘴巴吞下地球上的大陆以前，我们经受过战争、掠夺、君主专制的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难，但是从未遇到这种可怕而绝望的、贪婪情景——民族如此吞噬整个民族，将地球的大部分压成齑粉的如此庞大机器；我们也从未遇到这样可怕的妒忌，它们互相张牙舞爪准备撕裂对方的心脏。这种政治文明是科学的文明，而不是人类的文明。它所以强大有力是因为它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一个目的，象一个百万富翁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去挣得金钱一样。它背信弃义，无耻地编造谎言的罗网，它在自己的庙堂里供奉着巨大的贪婪偶像，以它的奢侈的礼拜仪式为骄傲，并把这称为爱国主义。可以有把握地预言，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道义的法则，它既适用于人，也适用于人们有组织的团体。你们不能继续以你们民族的名义违背这些法则，却以个人的身份享受这些法则带来的好处。这种公然损伤道义理想的情况，缓慢地反作用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无形中逐渐滋长着衰弱，结果引起对

人类本性中一切神圣东西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正是衰老的确实征兆。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政治文明，这种民族爱国主义信条，并没有经过长期的考验。古希腊的明灯在首先点燃它的地方熄灭了，罗马的权势衰亡，被埋葬在它那庞大帝国的废墟中。但是以社会和人类精神理想为基础的文明，在中国和印度仍然是起作用的东西。虽然按照现代的机械功率的标准来衡量，看起来它也许很微弱，但是像小小的种子那样却包含着生命，当季节来到，上天对它恩赐阵雨时，它将发芽生长，长出慈善的枝桠，开花结果。但是权力的摩天大楼倒塌了，贪婪的机器破碎了，要使它们重新建立，即使上帝的甘霖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们不是生命，而且作为整体是反对生命的——它们是因反对永恒而粉身碎骨的叛逆的残骸。

但是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在东方所抱的理想是静止的，它们本身没有推动运动并为知识和力量开辟新前景的推动力，这种哲学体系是过时的东方文明的重要支柱，它蔑视一切外在的证据，依然固执地满足于它主观上肯定的东西。这就证明，当我们的认识模糊不清时，我们就容易指责我们的认识对象本身是模糊不清的。对一个西方观察家来说，我们的文明似乎全是形而上学，就像对一个聋子来说，弹钢琴看来只是单纯的手指运动而不是音乐。他不能想象，我们已经找到某种深厚的实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各种制度。

不幸，真实性的一切证据都存在于实现过程中。你前面的景物的真实性，只是取决于你能看见的事实；我们很难向一个不相信的人证明：我们的文明不是一种空想的混沌体系；它已经得到了某种属于实在真理的东西——这种真理能够给人内心以庇护和营养。

它培育了一种内在的知觉——一种视觉，一种在一切有限事物中看到无限真实的视觉。

但是他说：“你们没有任何进步，你们那里没有运动。”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只能按照前进的目的来衡量进步。一列火车朝着终点站前进——这是运动。但是一棵长成的树肯定没有那种运动，它的前进是生命内在的前进。它活着，吸收阳光，叶儿微微抖动，汁液微微流动。”

我们已经生活若干世纪，我们仍然生活着，我们有求真实的抱负。这种真实在实现过程中没有终结，它超越死亡，赋予它意义；这真实超脱生命的一切丑恶，给生命带来安宁、纯洁和愉快的自我克制。这种内在生命的产品是一种活的产品。当青年人满身尘土，疲倦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当士兵受伤的时候，当财富挥霍殆尽、自尊心受到侮辱的时候，当人的心灵面向浩繁事实呼唤真理、在各种势力的矛盾中寻求和谐的时候，都需要这种内在生命的产品。它的价值不在于它在物质上的增殖，而在于它在精神上的成就。

有些事情是不能等待的。假如你必须战斗或者在市场上取得最有利的地位，你就不能不冲锋、奔跑和大踏步前进。当你捕捉总是在飞逝的机会时，你会全神贯注地在警惕着，但是理想并不同我们的生命捉迷藏；它们从种子长到开花，从开花长到结果缓慢地发展着；它们需要无限的空间和天空的日光才能成熟，它们结出的果实能够经历受侮辱受轻视的岁月而留存下来。东方抱有它的理想，它的内心贮藏着多年的阳光和群星的沉静，能够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追逐功利的西方气喘嘘嘘地停下脚步。欧洲在匆忙驱车赶赴约会的时候，从车窗里轻蔑地扫视在田间收割的人，在它如醉

如狂的奔驰中，它不能不认为这个收割者行动缓慢而且不断在倒退着。但是奔驰到了目的，约会失去意义，而且饥肠辘辘，它终于去到在阳光下进行收割的卑贱的收割者那里。如果公务不能等待，或者买和卖不能等待，对刺激的渴望不能等待，那么爱和美能够等待，受苦的智慧、纯真信仰的不渝忠诚和谦恭温顺的成果能够等待。因此东方将等待，一直等到时机到来。

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的伟大之处，因为它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情不自禁地衷心爱它，对它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个欧洲，在它的文学艺术中像瀑布似的源源不断地倾泻着美和真理，滋养着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这个欧洲，有一种力量无穷的巨人意志，正在跨越宇宙的高山和深谷，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取得它对知识的尊重，运用它全部的伟大智力和心灵恢复病者的健康，解救人类的苦难，那些苦难直到现在我们都是无可奈何地在忍受着；这个欧洲，正在使大地出产比它似乎可能出产的更多的果实，诱导或强迫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为人类服务。这种真正的伟大必然在精神力量方面拥有它的动力。因为只有人类精神能够蔑视一切限制，相信它的最后成功，将它的探照灯照向黑暗的远方，为了活着的时候不能实现的目的而欣然就义，接受失败而不承认战败。在欧洲的心中，洋溢着最纯洁的人类之爱、正义之爱和为崇高理想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多少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渗进了它的生命的内核。在欧洲，我们看到高贵的人，他们维护人权而不分肤色和信仰；他们在为人类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勇敢地面对来自本民族的诽谤和侮辱，并且大声疾呼，反对疯狂的穷兵黩武，反对无情报复的狂热或者有时将整个民族攫为己有的掠夺；他们随时准备补救自己民族

过去所犯的错误，自豪地设法阻挡卑劣不义的潮流，这种浪潮横流无阻，因为受害者的抵抗软弱无力。现代欧洲担负着这种豪迈的使命，他们对自由的无私之爱，对不承认地理界线或民族私利的理想，都没有丧失信心。这些就证明持久的生命源泉在欧洲并没有流尽，此后，它会不断地获得新生。在欧洲，它自觉地忙于建立它的权势，蔑视并嘲弄它的本性，它正在把自己的罪恶堆积得高入云霄，恳求上帝进行报复，并且通过它的无情的商业，毫不在乎地玷污人类对美和善的良知，在大地上传播物质的和精神的丑恶病毒。欧洲在慈善方面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面向全人类；但是欧洲在邪恶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只面对自己的利益，用它全部的巨大力量，以反对人类中无限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

东亚在走它自己的道路，在发展它自己的文明，这不是政治文明而是社会文明，不是掠夺的和机械效率的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和以人类各种深厚关系为基础的文明。解决人生问题的办法，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并且在不受改朝换代和外国入侵影响的地方付诸实施。但是现在我们遭到外部世界的突然侵袭；我们与世隔绝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不过我们不应当感到遗憾，就像植物的播种期的隐伏状态被打破时从不感到遗憾一样。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将世界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当将我们的文明精神同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历史融合在一起；我们不应当依然浑然自得地将我们自己紧紧关闭在保护和孕育过我们理想的种子之壳和地壳里；因为只有突破这些外壳，生命才能以它的全部活力和美萌芽生长，在温和的阳光下将它的礼物献给世界。

在这个突破障碍面向世界的任务中，在东方日本已经走在最

前面。它已经给全亚洲之心灌注了希望。这种希望提供了一切创作所需要的火种。亚洲现在感觉到它应当产生生动的作品，以证明它的生命；它不应当消极地躺着休眠，或者带着恐惧或献媚的心理软弱无力地模仿西方。因此，我们感谢这个日出之国，并且郑重地要求它记住它有需要完成的东方使命。它应当将更充实的人性的汁液注入现代文明的心脏。它应当永不允许现代文明在阴暗的乱树丛中受到窒息，而要引导它走向光明和自由，走向纯净的气氛和广阔的空间，在那里它可以在黎明和黑夜接受上天的启示。让它的理想的伟大变得人人可见，好像戴着雪冠的富士山在国家的中心峥嵘屹立，耸入无限高空，它那美妙的曲线，美如少女，然而坚定、健壮、娴静迷人。

（二）

我到过许多国家，见过各阶级的人，但是在我的旅行中从来没有像在这个国家里这样明显地感到人道的存在。在其他大国，人的权力的标志显得很突出，我看到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效率的庞大组织。在那里，服装、家俱和奢侈娱乐的豪华令人瞠目结舌。它们似乎要让你感觉寒伧，像一个闯进宴会的贫穷的不速之客一样；它们容易使你眼馋，或者使你吃惊。在那里，你不感到人是崇高的；你不得不面对一大堆同你格格不入的庞杂事物。但是在日本压倒一切的不是权力和财富的显示。你会看见到处都是爱和赞美的象征，很少看到野心和贪婪的迹象。你会看到这样的人民，他们的感情大量显露在日常生活的最普通的用具中，在它的各种社会制度中，在它仔细完善的生活方式中，在它十分练达而又大方的

待人接物当中。

在这个国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确信你们已经用同情心而不是用分析的认识方法了解自然的奥秘。你们已经懂得自然的种种姿态所表达出来的语言,缤纷色彩所流露出来的音乐,它的不规则中存在着对称的美,它的自由运动中存在着韵律;你们已经看到它怎样引导无数的事物而又避免一切磨擦;它的创造中的冲突怎样化为舞蹈和音乐;它的充沛的精力怎样包含着为所欲为,而不是单纯的散乱铺张。你们已经发现自然在美的种种形式中贮备它的力量;正是这种美,象母亲一样,在它的怀抱中哺育着所有的巨大力量,使它们生气勃勃而又恬静自若。你们已经知道自然的精力以完美的节奏使自己免于衰竭,以它的曲线的柔和驱散世人肉体的疲劳。我感到,你们已经能够将这些秘密融化到你们的生命中;蕴藏于万物之美的真理,已经深入你们的灵魂。对事物的简单了解在一个短暂的充分时间内可以做到,但是要通过多少世纪的培育和自我克制才能获得它们的精神。从外部驾驭自然是一种比起使自然和你们自己浑然成为一体要简单得多的事情,后者是真正天才人物的工作。你们的种族已经显示这种天才,不是通过获取,而是通过创造;不是通过事物的展示,而是通过它自己的内部存在的表露。一切民族当中都有这种创造力,它总是积极地控制人的本性,并且按照它的理想赋予它们以形式。但是在日本这里,它似乎取得了成功,并且已经深入所有人的心灵,渗入他们的肌肉和神经。你们的本性是忠实的,你们的感覺敏锐,你们的双手掌握了自然的技巧。欧洲的天才已经给它的人民以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特别表现在政治、商业和协调的科学知识中。日本的天才已经给你

们以自然之美的眼光以及在你们的生命中实现自然之美的力量。

一切具体的文明都是具体的人类经验的体现。欧洲似乎强烈地感觉到宇宙间事物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只能用征服加以控制。因此，它总是准备战斗，它的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织力量上。但是，日本在它那个世界里感觉到某种存在，这种存在在它的灵魂中引起崇敬的感情。它并不吹嘘对自然的驾御，但是它无比郑重而欢欣地给自然带来爱的礼物。它和世界的关系是更深切的感情的关系。它同自己的国家的丘陵、海洋和溪流，同繁花似锦、枝叶千姿百态的树林，建立了这种爱的精神联系；它把森林的沙沙细语和叹息以及波浪的呜咽都装入自己的心里；它仔细研究着太阳和月亮的阴晴圆缺的全部变化，高兴地停下工作迎接自己的果园、菜园和谷物的旺季。这样向世界的灵魂敞开胸怀，不只限于你们的一部分特权阶级，它不是外来文化强制下的产物，是属于你们的不同境遇的全体男男女女。你们的灵魂同世界之心所包涵的个性相会合的这种经历，已经体现在你们的文明之中。这是一种人类关系的文明。你们对自己国家的义务，自然具有子女义务的性质；你们的民族成了一个家庭，你们的皇帝就是家长。你们的民族团结不是从为防御和进攻而结成的战友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袭击性冒险中彼此分担风险和瓜分赃物的强盗伙伴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为了某种别有用心的目的而必须组织起来的结果，而是家庭和良心的义务在宽广的空间和时间内的扩大。爱的理想深深扎根于你们的文化之中，——爱人并且爱自然。这种爱真实地表现在美的语言中，而这种语言在这个国家里是如此大量地普遍应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象我这样的异乡人，在这些美的表现和

爱的创造面前不感到妒忌或羞愧，而欣然愿意分享人类心灵表露出来的这种欢乐和光荣的原因。

然而这使我更加担心正在发生的变化，它象某种威胁某人自身的事物那样，威胁着日本文明。因为现代的五花八门，全靠实用这条纽带维系在一起，任何地方不象日本这样面对无言的美的庄严和潜在力量而暴露得如此可怜。

但是危险在于，有组织的丑恶势力以它的大量力量、它的过分固执和它直接反对更深厚的情操的拙劣模仿力，猛烈冲击着理智，并且取得优势。它咄咄逼人，使我们无法逃脱，它在征服我们的理智——我们将祭品带到它的祭坛，象野蛮人对待物神的偶像一样，这种偶像因为吓人而显得有力量。因此，这种丑恶势力同朴实、谦恭而又拥有生命的美妙事物的敌对，将是非常可怕的。

我确信在你们的国家有人并不同情你们的传统理想，他们的目的是获取东西而不是发展。他们大肆吹嘘他们已经使日本现代化了。就种族精神应当与时代精神相协调而论，我同他们是一致的。可是，同时我必须警告他们，现代化只是现代主义的装模作样，正象诗歌装模作样就是诗化一样。它仅只是一种模仿，只是比原有形象更难看的装模作样，而且过于刻板。人们应当记住，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人并不需要现代化，正如真正勇敢的人不是吹牛家一样。现代主义并未穿上欧洲人的服装，也不在欧洲儿童上课时被拘禁在里面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建筑物里，也不在欧洲人一生都被关在里边的墙面平直并列着一排排窗子的正方形房子里，现代主义肯定也没有戴着欧洲女士们的帽子，上面有过多不相称的装饰。这些都不是现代的，只能是欧洲人的。真正的现代主义是精

神的自由，而不是趣味的奴隶。它是思想和行为的独立自主，而不是处于欧洲教师的管教之下。它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在生活中的错误应用。不是对我们的科学教师的单纯模仿，他们把科学贬低为一种迷信，荒谬地祈求它帮助达到一切不可能达到的目的。

单纯以科学为基础的生活，对某些人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具有游乐的全部特征；它假装认真，但是并不深刻。当你出去打猎时，怜悯心越少越好；因为你的全部目的是追赶猎物并且杀死它，认为你是更为强大的动物，你有完善的和科学的毁灭方法。科学的生活就是那种肤浅的生活。它利用技巧和完善的方法追求成功，而不顾人的更为崇高的本性。但是那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按照这种设想来计划他们的生活：人不过是猎人，人的乐园也就是猎手的乐园，人将会在自己的猎获物的骷髅中猛醒过来。

我一点也不认为，日本应当忽视取得自我保护的现代武器。但是这决不允许超出它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它必须懂得，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武器本身，而在于掌握那些武器的人；当他热衷于力量，并且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成倍地增加他的武器时，那么，正是他自己甚至比他的敌人处于更危险的境地。

活的东西容易受到伤害，所以需要保护。在自然界，生命在它的掩蔽物里面保护它自己，这种掩蔽物是由生命自己的物质构成的。因此，它们与生命的成长是协调的，否则，时间一到，它们会很容易地垮掉并且被遗忘。活着的人在他的精神理想中得到真正的保护，这种理想同他的生命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并且随着他的成长而成长。不幸的是，他的防护物并不都是有生命的——其中有的是钢铁制成的，无活动力的和机械的。所以，人在利用它的时候不

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免遭其害。如果他衰弱得越长越小使自己适应掩蔽物,那么,这就成为一种灵魂萎缩的慢性自杀过程。日本必须坚信生存的道义法则能够向它证明:西方民族正走上那种自杀的道路,他们为了让自己掌权,使别人屈服,正在组织的沉重压力下扼杀自己的人性。

对日本来说,危险不在于模仿西方的外表,而在于以西方民族主义的动力作为它自己的动力。已有迹象显示,它的社会理想正败于政治手下。我能看到它的取自科学的格言——“适者生存”,几个大字写在它的现代历史的大门上。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自己请便,决不要注意别人付出什么代价”。这是瞎子的格言,他们只相信自己能够摸到的东西,因为他们看不见。但是明眼人知道,人们的联系如此密切,所以打击人者必遭还击。道义法则——人类的最大发现,就是下述这个奇妙真理的发现:人越是能够将心比心,他就越是真正的人。这个真理不仅是有主观价值,而且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凡是不遗余力地把培养道义上的盲目性作为爱国主义崇拜的民族,都会遭到暴死而结束自身的存在。在过去的时代,我们遭受过外族入侵,但是它们从未深深触及人民的灵魂。它们只是个人野心的结果。人民自己对那些冒险的卑鄙可恨没有责任,相反他们从中得到英勇和人道精神的大好锻炼机会,这培育了他们的不渝忠诚、他们对道义责任的赤诚献身精神,他们对死亡和危险完全屈从和大胆承受的力量。所以,人民心目中的理想不会因为国王或将军所采取的政策而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但是现在,哪里流行西方民族主义精神,哪里的人们从幼年起就被用各种办法培养仇恨和野心——用半真半假的历史和虚伪的历史,不

断歪曲其他种族并培养对他们的反感，常常给为了人道而应予以迅速忘却的不正义事件树碑立传，不断煽动对邻人和其它民族的罪恶威胁。这样，就是给人性的泉源施放毒药。这就损害了我们最伟大最善良的人的生命所孕育的理想的信誉。这就是将巨大的自私自利奉为世界所有民族的普遍信仰。我们能够从科学中得到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决不能从中取得这种造成道义死亡的灵丹妙药。决不要以为你们对其他种族的伤害不会影响你们自己，或者你们在本国周围种下的不和会成为永远保护你们自己的围墙。向全体人民的头脑里灌输自我优越的反常的虚荣感，教他们以自己在道义上的麻木不仁和不义之财引为骄傲，炫耀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使战败的民族永远感到屈辱。并且在学校里利用这些东西在儿童的心灵中培养对别人的蔑视，这都是模仿带着脓疮的西方，这种化脓性的肿胀是一种致命的病态肿胀。

我们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是经过多少世纪的选择和培育的结果。但是不为我们的生命所必需的植物，则不需要长时期的耐心关注。清除杂草并非易事，可是由于疏忽使你们的粮食作物遭到毁坏，或者使它们回复到野生的原始状态，那是很容易的。文化也是这样，它如此自然地使自己适应于你们的土壤，与生命如此息息相关，如此富有人道精神，所以它不仅在过去的时代需要耕耘和除草，现在仍然需要苦心操劳和照顾。单纯现代的东西——比如科学和组织方法——可以移植；但是本质上属于人道的东西拥有如此脆嫩的纤维，如此多而长的细根，如果从土壤中把它移出，它就会死亡。所以，我害怕西方政治理想对你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粗暴压力。在政治文明中，国家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且是人们之

间的一种功利关系。因为它没有在感情上扎根，所以它很容易操纵。掌握这个机器，你们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你们当中有人对它的喜爱超过他们对生活理想的爱，这些理想随着你们民族的产生而产生，并且经过你们多少世纪的哺育。这就象一个儿童那样，当他玩得高兴的时候，竟然觉得他对自己玩具的爱超过他对母亲的爱。

人对自己的最伟大之处是自己意识不到的。你们的文明的动力来自人类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健康生命的深处滋长繁荣，这是自我分析的方法无法探索的。但是单纯的政治关系是完全自觉的；它是一种进攻的喷射着的火焰。它迫使你注意。你们应当完全清醒地看到你们的生活真相的时候已经来到，这样，你们也许不会不知不觉地被征服。过去就是上帝赐给你们的礼物；至于现在，你们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因此，你们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对世界作了错误的理解，并且在忽视人类本性的基础上建立了我们同世界的关系？西方在对人类普遍不信任的障碍背后建设自己的民族福利，它这种本能是否正当？”

每当西方议论一个东方种族可能兴起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听到强烈的恐惧声音，因为西方赖以兴旺的力量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只要它自己保有这种力量，它就能够得到安全，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吓得发抖。欧洲现代文明的主要野心，是独占这种恶魔。它的全部武装力量和外交都是针对这个目的。但是这些祈祷恶魔的奢侈仪式，通过繁荣的道路引向灾难的边缘。西方放手让恐惧的风暴在上帝的世界里肆虐，它却回过头来威胁西方自己，并且驱使西方

制造越来越多的恐惧。这使西方不得安宁，使西方除了给别人造成灾难和自己招致灾难以外，忘掉了一切。它把别的国家当作牺牲，供奉这个政治恶魔。它就食用死人肉以自肥，只要人的尸体还新鲜，——但是尸体终究是要腐烂的，死者会要报仇，广泛散发臭气，毒害取食者的生命。日本拥有它的深厚的人性，它的英雄主义和美的和谐一致，它的深刻的自我克制和丰富的自我表现；然而西方民族并不尊敬它，除非它证明撒旦的嗜血犬不仅能在欧洲的狗窝繁育，也可以引进日本，用人类的苦难来喂养。只有当他们知道日本也有钥匙可以随意打开地狱之火的闸门让它烧向美好的人间，并且在世界走向毁灭时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跳起恶魔抢劫、谋杀和奸淫无辜妇女的舞蹈，只有在这时，他们才承认日本和他们自己是平等的。我们知道，在早期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不成熟的阶段，人对神只感到敬畏，因为人惧怕神的恶意。但是这是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人类理想吗？经过多少个世纪的教化以后，民族之间象夜间徘徊的野兽一样互相害怕对方；关闭他们好客的大门；只是为了侵略或防御的目的才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密室中藏着他们的交易秘密、国家秘密和武装秘密；用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肉类作为和平礼物，投向相对狂吠着的恶犬；把挣扎着站立起来的被征服的种族镇压下去；用他们的右手将宗教奉送给弱小国家的人民，同时用左手去掠夺他们——难道这有什么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么？这种民族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撒播恐惧、贪婪和怀疑的种子，散布它在外交方面的无耻谎言，散布它信奉和平、善意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甜蜜谎言，难道我们要对这个幽灵拜倒在地吗？当我们跑到西方市场用我们自己的传统交换这种外国产品的时候，

我们头脑里能够没有怀疑吗？我知道要有自知之明是多么困难；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大叫大嚷否认自己喝醉了酒；然而西方也在对自己的问题感到忧虑，并且进行着种种试验。但是它象一个贪食的人，无意放弃暴饮暴食，而且喜欢寄希望于用药物治好他的不消化的恶梦。欧洲不打算放弃它在政治上的残酷无情的行为，以及伴随这种行为的人的一切卑鄙感情；它只相信制度的修修补补，而不相信心的变化。

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智能而不是用我们的心去购买他们的机器制造的制度。我们将对它们进行试验，并为它们建造库房，但是不把它们当作神灵供养在自己的家里或寺院里。有的种族崇拜他们所屠杀的动物；我们饥饿的时候，可以向他们买肉类，但是不能买那种伴随屠杀的崇拜。我们不应当用买卖就是买卖，战争就是战争，政治就是政治这种迷信来毒害我们的儿童的心灵。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买卖不只是单纯的买卖，人类的战争和政治也是如此。你们在日本拥有自己的工业；你们可以从它的产品中——从产品的美观和坚实性，从不易觉察的细微之处，看到日本的工业是如何一丝不苟和真实可靠。但是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买卖就是买卖，而诚实不过是当作最好的策略，那里弄虚作假的丑恶行为象大海的波涛一样漫卷你们国家。当你们看到撒谎和夸张的商业广告不仅贴满整个城镇，而且侵入农民正在进行诚实劳动的绿色田野和首先迎接黎明的纯洁曙光的山顶的时候，你们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在弄虚作假以贸易、政治和爱国主义的名义在海外盛行的时候，我们的荣誉感和头脑的敏感常常因为被腐蚀而变得迟钝起来，以致于反对它们不停地侵入我们的生活的任何抗议，都被认为是真正

的男子汉所不应有的多愁善感。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英雄们至死也要信守他们的诺言，他们不屑为了世俗的利益而骗人，他们宁肯失败也不愿丧失荣誉，可是他们的后裔却热衷于弄虚作假，而且并不因为从这种行为中得到好处而感到羞愧。这就是“时髦”一词的魅力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如果纯粹的功利就是时髦的话，那么美就属于一切时代；如果卑鄙的自私自利就是时髦的话，那么人类理想就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我们必须确实懂得不管效率是如何时髦，它绝不会长久，因为它的手段和机器使人类变成残废。

但是当我们力图在思想上摆脱欧洲的傲慢自大的主张，并且跳出被它迷惑的危险境地的时候，我们可能走向另一极端，盲目地怀疑西方的一切。幻灭的反应与幻想的最初冲动是同样的虚妄。我们必须竭力使我们的头脑处于正常状态。这样，能够看清危险并且避开它，而勿须对危险的来源持不公正的态度。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想以欧洲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那就是以欧洲的最坏的一种特征来效法欧洲，就象欧洲对待它所形容的黄种人、红种人、棕种人或黑种人的态度那样。这就是我们东方人将不得不承认我们有罪的地方，并且承认，罪过如果不是更大，至少也是一样大，因为我们侮辱了人类，用极端鄙视和残忍的态度对待属于其他信仰、肤色或种姓的人。这确实因为我们害怕自己存在着让权力的见解征服的弱点，所以我们就试图用另一种使自己无视西方光荣的弱点来代替它。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伟大和善良的欧洲时，才能有效地使自己免遭卑鄙和贪婪的欧洲的威胁。一个遭受人间苦难的人，是容易作出不公平的判断的。悲观是在思

想苦恼的时候形成揣度的结果。在人类遭到最严重的失败，希望从人类毁灭的深渊中产生新的生命的时候，假如我们对为人类带来力量的真理丧失信心，才可能对人类感到绝望。我们必须承认，西方有着活生生的灵魂，它正不声不响地进行着反对那些折磨着男女和儿童的庞大组织的斗争，那些组织的性能必然是不顾精神和人道的法则——这种灵魂不让那些对待它本来缺乏自然同情的种族莫不关心的危险习惯将它的感情弄得完全麻木不仁。如果西方的力量只是兽性或机器的力量，它决不能上升到它已经达到的显赫地位。它心目中的神圣者因为它亲手给世界造成的创伤而感到痛苦，从它更崇高的本性的这种痛苦中涌出治愈那些创伤的神秘药汁。它反复同自己进行了斗争，并且打开了它亲手给可怜的肢体扣上的镣铐；虽然它曾经为了得到金钱，用利剑逼着一个伟大民族喝下毒药，它清醒以后再次洗手不干。这表明，在看来没有生气的荒凉的地方却蕴藏着人性的源泉，证明它的更真实的本性不是贪婪，而是对无私的理想崇敬，并且能够在这样一种悲惨的懦弱生涯中存在下来。如果说欧洲只靠显示它的力量就吸引了现代东方的思想，那么对我们和对欧洲来说，都是完全不公正的。它的道义本性透过大炮的硝烟和市场的灰尘放射着光辉，它给我们带来了伦理自由的理想，这种理想比风俗习惯具有更深厚的基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

东方即使带着厌恶情绪也本能地感觉它可以向欧洲学习许多东西，不仅学习力量的原料，而且学习它的属于精神和人类道义本性的内在来源。欧洲教导我们对公益事业义务高于对家庭和宗族的义务，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使社会不受个人任意行动的影响，

保障社会的持续进步，保证所有在生活中处于各种地位的人得到公正待遇。最重要的是，欧洲经过多少世纪的牺牲和成就，在我们的思想上高举自由的旗帜，——良心自由，思想和行动自由，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自由。欧洲已经赢得我们极度的尊敬，因此，它的极度虚弱和虚伪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危险，就象混在我们最好的食物当中的毒药。有一种我们可以指望的安全办法，那就是我们在抵制欧洲的诱惑和它的暴力侵害时，要求欧洲自己作为我们的盟友；因为它一直拥有它自己的关于完善的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它的堕落，测量它的衰败程度。我们可以用这种标准把它召到自己的法庭上，使它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是高贵的真正自尊的标志。

但是我们害怕的是，毒药可能比食物更有力量，今天它拥有的力量可能不是健康的标志，而是相反；因为它可能是由于打破生命的平衡而造成的暂时现象。我们害怕的是，那种邪恶达到巨大规模的时候，拥有致命的魅力——虽然由于它的严重不平衡最后肯定要失去重心，但是它在死亡以前造成的祸害可能是无法弥补的。

因此，我请求你们坚决相信并清楚了解，现代进步的庞然大物，是由效率的螺钉铆合而成，靠野心的轮子来行驶，它肯定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冲撞一定要发生，因为它不能不沿着指定的路线行进，它过于笨重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一旦脱离轨道，它的无尽头的列车就会翻倒。总有一天它将变成一堆破烂，并给世界交通造成严重障碍。难道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吗？通过战争的喧嚣、仇恨的尖叫、绝望的哀鸣，通过这个民族主义渊底多年沉积的难以言表的污秽的翻腾，不是有一种声音向我们的灵魂

呼喊吗？它说：借用爱国主义的名义，打着逆天行道旗帜的民族利己的宝塔必将动摇倒塌，被塔身的重量压垮，它的旗帜落地，灯光熄灭。我的兄弟，当大火的红光给星星送去它那噼啪作响的笑声时，请相信那些星星，而不要相信毁灭之火。因为当大火燃尽而熄灭，留下灰烬作为纪念的时候，永恒之光将再度照耀人类历史的朝阳升起的地方——东方。亚洲最东边的地平线上不是已经破晓，升起了太阳吗？而我象先哲们做过的那样，向东方的日出表示敬意，它势必重新照亮全世界。

我知道我的声音太微弱，不能高出现今这个纷乱时代的喧嚣，任何一个街头玩童都很容易给我取个“空想家”的绰号。它将粘在我的上衣后摆上，永远不把它洗掉，这样可以使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们根本不去考虑我的意见。我知道在荣誉失去尊严和先知者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时，在淹没一切声音的声音就是市场的喧哗时，一个人在一群身强力壮的竞技者当中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是多么危险。然而，有一天我站在横滨市郊的时候，我撇开它那五花八门的现代市容，注视着你们南面海上的落日，感受松林覆盖的群山中的静谧和庄严。同时雄伟的富士山在金色的地平线上逐渐显得暗淡，就象被自己的光辉衬托得暗淡的上帝一样——通过傍晚的寂静，涌出永恒的音乐，我感到天空和大地与黎明和黄昏的抒情作品是属于诗人和理想家的，而不是属于那些粗暴地轻视感情的市侩。人类在忘记自己的神圣之后，将重新记起上天经常与人类的世界保持接触，绝不能把人类世界放弃给现代这些厉声嚎叫、酷嗜人血的豺狼。